

同春集八

書祭文 祝文

共十六

~16
2401
8



2401
16-8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書

答李汝九

箕
○疇
後
申
改
箕

向歲得接英眄迨不敢忘也不料華問遠辱寄意鄭
重玩而復之慰喜非尋常也今世英材亦何限而舉
皆汨沒科臼鮮有留意於此學者吾左右妙年佳質
能知輕重取舍之分奮迅勸往之意溢於書辭之間
畢竟所就何可量哉只望日新又新秀而能實豈勝
幸甚如僕者鼎器已敗丹成無望古人所謂善吾生
乃所以善吾死者難可期於此生寧不悲哉相去遠

無由面晤臨紙馳情

答李汝九

浚吉白不意凶變尊祖妣夫人奄忽違世爲之驚惶不能已已鄉居窮僻修慰不克以時遞中先承惠札滿紙縷縷實出尋常三復感歎若失沉痾所在僕昧於攝理纔經累次毒瘡繼患暴泄真元摧剝有似垂盡之狀靜俟命物者處分亦復奈何平昔相期於尊堂叔司諫公者實非偶爾而不料天不憖遺獨使老拙在世每念之愴恨然非爲私慟也誅語誠不敢負亦不欲以文字入送於京洛早晚當卒爲之以遺其

諸孤也不知葬事已襄否每想左右盛年美質疆志篤行末路豈易得也倘能勸往不已則吾道豈不幸甚

答李汝九已酉

問父在母喪練祥祝文當云奄及小祥奄及大祥而世俗或以練祭祥祭書之以備要之意見之則恐不如此且父喪中改葬母喪中改葬父者皆當服總而或云重服在身雖不服總恐不害義此說亦有所據耶改葬禮畢後常服當反重服不審如何並乞批教

奄及小祥大祥云云恐得之備要之意似如此父喪中改葬母母喪中改葬父何可不服總耶雖服總常服則當以重服也

答李汝九 巳酉

問朱子曰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竊味此語只是此性之性本然之性而自爲一性之性氣質之性耶子思孟子言其本然之性程子張子言其氣質之性所主而言者雖異而其性則一也然子思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程張是兼氣質而言之耶至朱子所謂

成之者性此性字以本然之性看之耶伊尹所謂玆乃不義習與性成此性字以下義二字看之則似爲氣質之性也程子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亦以是耶本然之性太極本然之妙而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者云云此說似甚明白未知如何

示意該備周詳無容更論左右妙年見識已如此異日成就其可量耶千萬勉旃以副士友之望

答李汝九 庚戌

從來此學爲世譏誚而左右勵志如此每得華翰令

人爲之歆聳只望以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八字爲受用強勉之資耳

答郭智叔

始徵○已酉

問居家雜儀宗族共拜家長時當坐而受拜乎男女之長者共受卑幼之拜則立而受之云而不云家長之立則似當坐受且男女之長者亦合坐受而立而受之者抑無敢視於家長之義乎又云後輩謂前輩爲姨者不以身之長幼而只以前後之序爲稱乎
示意皆得之

問方其父母喪而又遭期功者發引時他無隨柩者則當服其服而護其喪乎

答重服中遭輕服者有事於輕服則服其服事畢反重服例也然父母喪未葬前則不敢變服亦禮意也
問今之子弟事父兄者不命之坐亦不敢坐乎
中朝人則常多立而少坐故少事長賤事貴皆有侍立之禮我國之俗未聞有侍立之禮也不審如何伏望下誨

古今旣異 中朝與我國之俗又不同恐不必太拘拘也

問語云侍食於君君祭先飯朱子與向伯元書曰
賓主之禮則主人先客祭然後客祭主人食而後
客食今既侍食於君則不敢當此禮而子之於父
臣之於君飲食必先品嘗而後進亦禮之所當然
也然則今之子弟之侍食於父兄先生者亦可不
祭而先飯耶

蓋不祭先飯古禮如此今於父兄及先生長者之前
侍食之禮先飯則不必爲不祭則可也

問大學篇中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門人記之也
故凡傳首不稱曾子曰者以此也至於誠意章稱

曾子曰何義歟

槩曾子之意門人記之而至於誠意章引曾子親言
耳何疑之有

答郭智叔

問浚衣劉氏璋曰其人肥大則布幅隨而濶瘦細
則幅隨狹不必拘於尺寸然則布廣雖非二尺二
寸而吾東布及綿布若紬亦可製服耶又按袂口
布外別此緣之廣云者何謂也別綴袂端而不夾
布袂布廣外又得此緣之廣之謂乎然則獨袂口
之緣如此者何義歟大帶廣四寸云者夾縫之謂

乎

劉說先輩亦多疑之袂口別緣豈以袂短為慮故耶
大帶以四寸夾縫為二寸文勢似然

問先墓雖一局之內而若不同岡則祀土地各祭
其岡耶抑但祭於尊位之左而不必各行否

雖不同岡若是一山之內則恐不必各祭鄙家所常
行如此

答郭智叔

問發引遺奠祝云永訣終天終天二字或云於子
弟則不當用此言是否

朱子已用於友人用之有何不可

問身為兄者拜於再從弟之几筵乎且平時亦可
相拜乎姪婦則如何

不當拜平時雖不可拜亦不可無報揖之禮再從姪
婦亦有婦道不可拜亦不可全不為應也

問庶子於私母神主書顯字似未安何以書之孝
子之孝字去之如何

書以亡母孝字去之可也

問宗子之母死未三年而宗子繼死宗子之子代
其未盡之服矣未葬又死而無子未及立後其父

之葬也從亡者之妻以顯辟題主乎抑以其次子書之乎愚意凡書顯辟者以無男子以主喪也既有其次子則以次子主喪而傍題則以攝事子某奉祀書之俟立後改題未知如何

是

答李君晦遇輝

問已下喪方在殯而先祖忌日將迫忌祀廢而不行否朔望參禮亦將如之何

禮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據此則雖已下之喪如未發引則行祭恐未安朔望參則恐不必廢也

答李生尚賢

問有人兄亡而有嫂無子其祖母老而將死若不幸則主喪題主何以爲之

弟爲攝主以待其兄之立後恐當如何如何

問祭祀宗子有故不能與祭則祝曰使介子某禮也若宗子既老傳重於其子則與有故而不能與祭者似有間若以受重而遽稱孝孫則於心決有所不安者當何以爲之耶

只當曰孝子某衰耗不堪事使子某云云可也

問宗子無後不能繼序而兄亡弟及則其祔廟也

如之何

喪畢不設吉祭仍時祭耐廟祝辭當製用

問婦人服制儀禮與家禮不同而喪禮備要兩存

之當何從

從儀禮恐好

問祭祀時聞有外喪則當奈何

未出主則廢之既出主則略行之事畢後卽位而哭

問父卒祖在則題主當以尊者為主耶

然他日祖歿喪畢吉祭之時前一日改題祝辭製用

問婚娶只隔兩三日彼此忽有遭服則奈何

新郎新婦有服則當退行若無服只主人有服則使
門長主之以過似宜

問庶子爲其母題主當何稱

當書亡母以別於嫡母庶子之子則宜稱其父母爲

考妣改題其祖母則依舊只稱亡祖母可矣

問家禮註所謂三禮圖何人書耶

唐藝文志有夏后氏三禮圖十二卷又有張溢三禮

圖九卷云

問沙溪先生謂禮前書疏因用孤哀云云既經祥

制自是服人稱以孤哀不亦過乎

禮祭祝文家禮之意則似仍稱孤哀故老先生有是教矣

問沙溪謂喪禮當遵朱子遺命而行狀云門人問書儀答以踈略問儀禮額之言行錄額以儀禮書儀參用之云云今當何所取信耶

言行錄似詳備當從無疑

問良妾子爲賤妾母稱號當云如何良賤兩妾子相謂亦如何

兩妾子相呼其母各稱庶母良賤子異稱則未聞

問有人以宗子未娶而居母憂新免於喪而又有

祖考之遷葬葬畢而方議親事未知於禮如何且凡改葬時期功之親當依丘說用白布巾否改葬服未除之前昏娶恐未安期功親依丘說恐當問備要引開元禮曰殤喪不復無含夫程朱之論既曰當立神主則不復無含恐未安耶且無贈耶喪成人者其文緝喪不成人者其文不緝卽是儀禮傳文據此則喪殤之禮恐不必太備

問丘儀引勉齋魯齋仁山喪師之服備要亦引之而無所折衷未知沙溪之喪先生之服之也如何昔歲先師之喪只做丘儀而爲之但有未詳備者耳

同春堂文集卷之六
答李生

問大功以下始去負版辟領衰而世人牽於楊說不行已久今若猝行恐駭俗未知如何當從家禮

問先儒謂禮記多漢儒傳會而實有古聖賢格言不可輕議也坊記云魯春秋猶去夫人姓曰其其死曰孟子卒則決非孔子之言也得之

問婚娶姓鄉雖異姓字相同如稱李某之妻李氏金某之妻金氏之類若甚可駭如何

昔宣祖朝時有人以此問于中朝人爲中朝人所笑愚伏亦嘗痛斥之好禮之士不可不知也問爲人後者爲本生親皆降一等而爲本生外親不言降服何也

蒙皆降一等之文耳安有下降之理

問小記丈夫冠而不爲殤女子笄而不爲殤家禮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爲殤今當何所遵行耶當以家禮爲正

問喪禮不用絺綌何義爲非柔軟之物也

問禮稱大夫貴妾總士妾有子總而妾有等分之一不奈何

士妾無子則雖不爲服然累歲同住攝主母則以同爨服總麻恐無妨雖有子如官妓婢僕之類亦不可服如何如何

問近思錄四卷志乎義理止須且恁去未詳謂平實做去耶

恐是勿忘勿助之意

問婦爲舅姑本服甚家禮因宋制陞三年而不杖備要云杖並如男子然則爲舅姑亦當杖耶

從家禮則不杖從古禮則當杖

問疑禮問解沙溪曰弟雖無子卒哭後撤几筵有所不忍妻喪期年後撤几筵依此行之云云然則十一月練與禫亦當做妻喪乎

練與禫只是妻喪之禮何可行於他喪無是理矣老先生所謂依此行之者不過大綱說

問家禮引禮記別子爲祖之說爲百世不遷之宗大典云始爲功臣者代雖盡不遷然則別子與始封勳皆當爲始祖百世不遷矣但別子後又有始封勳則並高曾祖禰爲六世僭不可爲也高祖及

不遷之一位當爲出廟未知別子與始爲功臣之中誰當出廟祭于別室耶

別子爲祖既定於立廟之初豈可以又有始封勲之故出安別室耶不得已始封勲似當出廟矣然國家待功臣極厚著於法令如此遽爲出廟竊恐有乖於代盡不遷之文深所未安若欲添作龕室則老先生嘗極非五龕矣吾嘗致疑於此不敢質言也

又問疑禮問解沙溪謂吾宗家五代祖乃不遷之位故四代祖雖代未盡而出安別室耳夫高祖亦以親未盡而出安別室則始封勲之於別室有何

未安耶

始封勲旣是不遷之位則事體與高祖自別恨未及以此質於老先生也每與慎獨齋論此事莫能究竟也

問竹杖家禮圖及世俗皆五節未知何義

竹杖齊心而已五節之說未聞

問祭祀時如有犬馬生雛則奈何

豈以犬馬微物之故而至於廢祭無乃過耶當詳之又問臨祭時家中有產婦則奈何

恐不可行祭

問父喪中祖母禫事沙溪先生之答白江及先生
兩條不同是如何

老先生所答白相與某兩條不同論者謂當以答某
者遵行云亦未知其果如何也不忍於凶時行吉禮
禮家之論固也禫不退行朱子說又分時

答蔡生之沔○甲辰

問不遷之主雖過四世而傍題猶稱孝玄孫乎抑
以幾代孫書之而去孝字乎

曾聞有不遷之主者屬稱書幾代祖傍題書孝玄孫
不知其果有所據否傍題亦書以孝幾代孫恐亦不

妨如何

問奉不遷之主則高祖神主當遞遷云云如有支
孫則移奉於支孫之家而傍題則宗孫之名仍而
不改乎

有不遷之主則私家家廟不可奉五世高祖神主不
得已當奉出於別室老先生所論常如此但宗家親
盡之後方可移奉於最長房傍題亦須改書蓋以死
者之名仍存不改豈是名實相副之道耶

答蔡生 丙午

尚書惠問風誼勤摯爲之感歎嶺儒云云承示始知

居春堂集
之良可恠駭慶州之弒父安陰之弒兄續發於一歲
之中此實嶺之大變而諸人不此之憂乃反汲汲附
會於尹善道餘論可哀之甚也

答蔡生壬子

問家禮虞卒哭小大祥及禫祭並無參神之文而
丘氏儀節自虞以後皆補入參神一節退溪沙溪
兩先生所論略有不同退溪之意則似只以虞祭
有參神爲不可沙溪之意則似於三年內祭奠並
不當行參神云也未知當何所適從也以孝子常
居其側之故無參謁之義則祭畢而有辭神者又

何義

無參神而有辭神雖似可疑然兩先生所教自甚明
白恐不可他求如何如何

問今俗祭時進湯水和飯少許仍置匙於湯器此
則於禮無據但退溪答鄭寒岡今人進湯水是古
人進茶之意云云而不言和飯置匙等事此亦從
俗爲之無妨否

和飯置匙等事禮所不言故俗有爲之者亦有不爲
者吾家則不爲也

問告利成時祝或西向或東向主人仍在北向之

位自如不動耶

告利成一節吉祭與喪祭自別當各從其本文何必別求節目

問疑禮問解祔祭後布網巾條先生所引退溪說詳其上下文勢所謂網巾恐非指布網巾似指駿網巾其然乎竊恐凡喪中服飾無一非吉制之存象也網巾若出於三代則喪服中亦必有象此而為之制者矣雖在初喪皇皇攀擗之際猶以布免為飾至於虞祔漸吉之後沐浴櫛髮躬親奠獻之時豈可無稍變之節乎然若駿則決不可用布則

用之恐無可嫌况沙溪先生之意似亦許之未知先生亦嘗遵用乎

布網巾喪人或有著之者或有不著者雖著之亦似無可嫌退溪先生所教亦非必用駿也

答蔡生 壬子

問喪中行祭

擊蒙要訣栗谷先生論此事甚詳可考而行之也如今生布直領即是墨衰之遺意恐不必別求他制也

答潘生 後榮 庚戌

母喪祥事其父當主之出後子未然而有所退行禮

同春堂文集卷之八
恐不然出後子形勢所拘終不得參則只於其日設位望哭除其服而已家間若不安則奉几筵出避而行之或退行俱無不可大槩其父皆當主之矣

答朱生非

曾聞左右偶有心恙常以為慮承此別紙所示亦似不是平常意味切願掃却多少雜念日間閒坐靜室唯以古人平平存在略略收拾為意毋求近効毋忽遠圖從容閒靜優游厭飫則日往月來必有其益矣

答吳生益升

問大夫士私喪三年內遭君喪則似當入公府

成服而凡民在喪者亦當成服於公府歟抑與鄉隣相會而成服歟

似皆不妨然以朱子說觀之庶民皆入公府為宜耳
問私喪三年內遭君喪則君喪未成服前其上食及殷奠皆當並廢歟凡民則似與大夫士有異只廢殷奠而上食則可行歟

似然

問國制國恤卒哭前不許大小祀則雖私喪饋奠似不敢行於國葬之前而以曾子問殷事則歸朝夕則否之語見之則雖國葬前可以行饋

奠未知何所從歟

曾子問可據

問私喪饋奠則雖殷奠乃是凶事也 國恤卒哭
前行之似或無妨而至於家廟朔望參禮則雖小
祀乃是吉事也行之未安歟

似然

問大夫士父母之喪可以除之矣而遭 君喪則
當除於何時歟以曾子問問答之意見之則 君
服除然後可以除私服而以喪禮備要引國制之
語見之則當除於 國葬卒哭之後於古於今當

何所從歟

備要所論意非偶然

問備要並引國制與古禮槩言除私服之節而不
言凡民大夫士分別之義何歟抑以其無異同歟
今時之制難可異同

問私喪二祥若依備要之意退行於 國葬之後
則初暮之日虛過不安別設數器因上食行之如
朔奠儀以申情事何如

依殷奠禮行於厥明慎獨所行然也

問以過時不祭之意推之則凡以 君喪退行大

祥者及大祥後遭 君喪者皆無禫歟

當然

問父在母喪當練月遭 君喪則俟 國葬後不行練事而只行大祥歟抑次月行練事次月行祥事歟

次月行練次月行祥禮也

問父在母喪再期行事哭泣之節當一如祥事歟似當只依忌祭

問父在母喪雖過再期而禫月之前似不可以常人自處凡諸書札仍稱心制未知如何

來示似然

答閔生

元重慶重○辛亥

朝夕祭似無闔門之節只少立以俟而進茶又少俟而哭辭如何○據儀禮虞杖不入於室耐杖不升於堂者蓋謂虞祭時杖倚於室外耐祭時倚於階下鄭註所謂哀益衰敬彌多者是也陳氏以爲殺哀之節語意不穩而又謂祭後不以杖入室升堂云則祭時似若杖矣尤似與禮意相違先正亦疑之矣○朝夕祭時似無設茅降神之節矣○斂時布紵不入大記之說誠然且以人事言之布紵甚不宜於斂事矣嫁

時衣何可不用古人多言貧甚以嫁時衣爲斂之意耳唯衾衣大記旣云婦人復不以衾則似不當用耳

答閔生兄弟

禮疑蒙陋不敢知只感愈哀盛意輒以臆見奉報豈望其無誤慚悚不勝言一日再祭未安之說亦似有理但兩地處所各異行之於彼此似或不妨先輩亦以此爲教矣練服節目詳見於備要小祥條所載儀禮練除受服圖須詳考之至佳葛則當用其皮豈有去皮用骨之理耶三年內上食之禮疑禮問解所載諸說詳之可細考之大既雖非古禮朱子旣曰不害

其爲厚又無嫌於僭且當從之云則恐不敢有違於此

答柳集仲 成運○戊申

累蒙辱訪方愧無以副盛意之萬一茲承損惠長牋縷縷勤懇益用感戢不知所以爲喻也足下妙年志學奮迅如許此實末路流俗所未易見而求道於盲悚怍尤至也如僕者衰頹已甚去死匪遠真所謂自救不給者奚暇有助於人良愧良愧然亦嘗聞諸先輩長老初學讀書宜以小學四書心經近思錄朱書等諸書循環熟讀日往月來自有契悟開發處此卽

讀書之要而格致誠正之目先儒之說明白的確無暇後學一二譚矣昔有人問其師以操心之法其師出示其掌云有物於此握則破不握則亡此即存心之要而古人有言曰思之思之鬼神其通之非鬼神通之心自通也願足下以此加工勉勉不已無進銳退速之患至佳

答柳集仲已酉

途中得書知所患尚爾是何疾病之多也深慮深慮唯願慎攝造效尹吉甫先我而逝每念之嗟悼而已尊德性道問學博文約禮等工夫自是千聖旨訣更

有何疑况朱子之說自有定論唯望足下勿疑勿怠也二大字此等墻屋標榜無益於事何必汲汲為也

答郭直卿宗幹○丙午

書來知客况支勝慰不可言殿講若得參則何幸然淹速有時不須太關心也

與元鳳來夢翼○庚戌

別後悵然即辰侍奉如何吾身病瘳幼昨昏始得到家艱辛百至浩歎而已遙想三冬學業必不如沙山靜地之為穩君可自思勿貽窮廬之歎也

答崔善餘世慶

所詢焚黃節目禮書非有相抵牾也只左右考之不詳也家禮告追贈條有云若因事特贈則別爲文以叙其意正左右今日事也當叙筵臣建請 聖主允許特贈之實耳焚黃與時祀各是一事翌日行時祀正好矣曾見慎齋家亦然矣此蓋人家盛事與一家諸親同慶情所不已也祭後尊行與少者有獻酢之禮在於家禮時祭餽條可做而行也教旨前拜禮依五禮儀行之亦無妨蓋備要專主家禮故不載此條矣問解教書用白者 皇朝制書皆用黃紙故有焚黃之名而 本朝不然則當從實爲之故云矣朱子

因事特贈焚黃文錄送耳

答李子雨

濡

瞻戀方深料外承拜情札就想殘暑尊侍歡起居住福欣慰之至不容言喻僕妄動之餘尤悔百端疾病增欲只是朝暮人奈何餘所趁此暇時益用力於實地以需世用以慰相愛

答李同甫

喜朝○辛亥

一念瞻戀何日而忘日者禡中承拜哀惠札仰審滿紙情辭感念幽明悲慰不勝言信後歲序忽改遠惟孝履侍奉神相支勝否耿耿尤切曾托文字何敢忘

但欲於一時間讀得數卷書竝有意思然後把筆計也而往歲秋冬實無一日少安以至於今尚伏枕席神氣漸忝如將就盡者似此病狀豈有意緒可及筆硯間耶倘得少間敢不圖副

答崔生世柱

問三年喪卒哭前則皆象生時故朝夕奠及上食皆左陳而卒哭後無尚左尚右之文不知適從以溪先生云三年內上食則象生時當左飯右羹矣問父在母喪十五月除服後有來吊者主人有哭耶無哭耶

已過禫事則似無哭泣之節然若是一家人喪後初見者則情理自當哭如何如何

答宋子慎尚敏○戊戌

屢見情書良慰別後懷况聞負笈師門益慰此情更須勉勵以副相愛吾尚此未歸憂懼百端終亦大狼狽已奈何奈何

與宋子慎庚子

君參生負試未端矣吾門吾鄉無一人得參者而最末得見君名驚喜之至尤不可形說但以君多病纔歸何以又趁唱榜上來耶深念

答林遇箕

周之道有嫡子無嫡孫嫡孫猶同庶孫之例出喪服傳註

答林遇箕 壬子

婿與外孫雖在而實則無後之喪也無後之喪只書官封不書傍題亦近例也此似不妨其女則當服期與柳生偉

曾蒙辱枉迨荷盛誼即惟春和起居增福所托文字誠感左右友愛之至情不忍不副而昏憤益甚神思益荒鋪張撰述實有所未能者敢以寂寥數語略識

於行錄之下方此亦古例多然非今所創幸須恕諒如何

答成生 老童○壬子

練時去衰負版辟領不見於古禮故今人或有不去者然家禮既從書儀去之則今從家禮恐或得之如何如何練帶用布似近古意今好禮之家多如此設或不用布當以葛或熟麻改為寧有成服初麻絞帶終喪不變之理耶此則必不然矣

問屈冠佩以斬齊首經左右本之義推之亦有左右向之異而家禮毋論斬齊皆向右者何歟

吉冠幘向左喪冠幘向右家禮向右恐是此義

問先考有練後罷上食只行朔望奠之遺戒今用遺戒練後却罷上食則恐有駭俗見而情亦未安未知何以則合於情文耶

示禮不敢輕說大槩三年上食雖非古禮本意行之既久今若猝然變通深恐大駭人意况朱子之所已許者後人何必變改為哉切望參酌善處勿招人言至佳至佳

問退溪先生曰喪畢喪服所處古禮無文未知何所處而可也但曲禮祭服敝則焚之今人喪冠服

并杖付火恐或得空云云而以張子說觀之似不焚埋未知何從

喪服所處只當依橫渠說諸老先生所論如此耳

問妻喪禫前似不當着黑帶而今人或有祥後即着黑帶者此或有據而然耶三年之喪不計閏月則妻喪亦不計閏耶

妻服自是三年喪體例不計閏恐空黑帶似亦當待禫後

答李生 錫成○甲辰

別紙所示誠是禮疑不敢知但出繼之法禮律甚嚴

何可以私情已意有所低昂於其間耶所後未罷繼而稱祖稱孫於本生寧有是理只空中心喪而班祔本生於宗家似得之爾

答北松院儒

示事事體實甚重大蒙陋不能詳知但以臆見言之僉教亦自儘好若初不爲之則得矣今既累年奉享何可遽爾遷撤耶禮所謂有其舉之無或廢之者無乃指此等事耶况以此地鄰近耳目所及者言之公山之孔巖書院亦奉享朱子礪山之竹林書院牛栗兩先生若靜退兩先生俱非杖履所及而皆先後奉

安今於此院之事雖未知其穩當而亦不可以猝變只望更加商量熟講而善處之

答王成院儒

抱病窮山歲華又晏舊遊之感每切于中誰謂僉翰忽及此際就想方會玉洞有事遺編慰浣之至不覺神爽飛送奉承下風以相斯役固鄙生職也積病垂死奮飛無路愧負幽明只憐賦命之奇薄苦事苦事書牘答問果有所藏如教奉納謄寫訖元本見還爲佳此外又有禮問答一小冊而迺是隨手劄錄覺甚袞雜必自家把筆方可彙鈔而病中精力實未易辦

幸留卷末空行以為他日填補之地如何

與人失名

朱子廟議槩嘗聞知而但所疑者此是天子之禮以禮家諸侯太祖之廟即始封之君及諸侯無二宗之說推之無乃合有夏商量耶我朝固雜用天子諸侯之禮而今若說出至正至大之論以為萬世不易之定制則似當一以古禮為準不空苟然而已幸須夏取中庸或問儀禮經傳諸侯廟制處及通典邵戴之論而參商之如何邵說尤似分明而但所疑者四祖親盡廟毀之後作如何處之此則未見古論殊覺

室礙唐宋明皆立別廟而別廟實朱子之所不許第未知朱子論諸侯四祖處以為如何也幸須與尤台通議明教如何設有夏詢之舉不知謂不知實不敢主張立說但心中所疑則如此今若以穆祖當宋之僖祖還奉於太廟第一室翼祖以下奉安於太廟西夾室三年一大禘則固為恰好而只恐有違於諸侯之禮如以恭靖以下祧主藏於太廟之西夾則似合於中庸或問之論而四祖廟又難與於禘祭之時此所以疑而難定也

答人失名

禮疑諸條蒙陋不能知之蓋凡喪只聞計月未聞有計日者在外聞計如在後月則練祥固當退行若在同月則古人練祥十日進退行之要不出是月而已今何必以日為計而有所先後為哉然既曰師門所教云爾則未及就質為恨誠不敢率爾為說也祥事果退而再暮只行祭奠則又未知三獻與單酌孰得既未知其孰得則從厚行之或不至大妨否祝辭恐別製具由以告為得且在外聞計者只當以聞計日為計到喪次與成服日為計云者吾所未解也

與人失名○乙巳

某福過罪積見怒神天臨死之年遽喪獨子茫茫穹壤痛冤無極直願溘然無知而不可得奈何奈何日者伏承台惠覆書仰悉多少情教悲慟慘怛無異在已孰知此痛遽當於身上兩家凶禍何至於此極也恨不得奉對一哭共叙情抱伏承台慈俯賜慰問辭旨懇惻不比尋常執書感泣尤不知所以為懷前書鐫誨縷縷丁寧仰認台愛君憂國之忱出於天賦實非他人所敢及也如使小生赴朝而聖心奮矚廢筵還開視政不憚則其報兩朝酬知遇豈不大幸於公私雖子死未葬亦可即日儻裝何敢少遲其

行而自量誠意淺薄力量輕弱實無感回 宸衷之
望而屑屑往來徒失其身反復思惟不但精力之益
衰出門之為難而已也每念國事憂懼填膺誠不敢
食息小弭于中執事亦居閒地不與於朝論凡百益
無所仰恃都關時運奈如之何誠荷執事寄意之勤
悉布赤心以對僭猥棟灼只望台一覽而毀之

答人 失名

尹說縱橫神昏不得領會第前喪禫後喪中不得行
似無明文可據尋常謂必有異論今果然矣尹謂祥
禫一體既行祥則禫亦可行此是主意但古禮祥則

雖過時必行禫則過時不行以此觀之祥禫固有間
矣彼云古禮祥祭亦朝服與禫服所爭無幾云此則
似矣而但以今禮言之祥與禫吉凶頓異亦未知果
如何彼以喪中時祀為證此一段實有可疑其說甚
長恐難取據耳諸叔父攝行或設位而哭除兩段不
知何者為長不敢質言幸更商量如何且如介子追
後聞喪神主既已耐廟則練祥禫亦當如何處之并
須參量

答人 失名

繼子追服之疑誠如所教以通典觀之似當不除凡

延以滿三年而但家人既除喪而繼子獨仍奉几筵
追行三年人情事勢皆有所礙此可疑耳然父子之
義既重通典之論又然舍此而他求亦所不敢如何
如何

答人失名

問朔望祭奠酌云云

中華見例果然而時祭則不用此例何耶缺時獻酌
之禮司馬氏上壽之禮皆髣髴於時祭之儀與祭禮
不同無乃大小之禮隆殺之節然耶其義固難知也
然其法具在何可以一時已意輒加變更於其間耶

縱使變更得十分是當已非後學遜志審行底氣象
况未必是當耶潛見及此未知高明以為如何

問時祭饌羞云云

四時祭饌品鄙家隨得隨薦元無一定之式大槩鄉
村饌羞難備多少不下五不過七每以無定式為歉
恨而亦以或有所得之饌而拘於定式不以薦於心
又不按故因循以過今承所示為之愧怍未知兄家
所行如何願聞之

問陳饌左右云云

鄙家從擊蒙要訣但要訣則脯與佐飯食鹽與魚鹽

皆不各用鄙家從先世各用之亦未知如何

問朔望祭饌蓋云云

鄙家亦隨所得薦之不拘於一大盤之例

問墓祭云云

示意正與擊蒙要訣所論相符固知甚好而百年舊例一朝變遷事體重難有所不敢今承示諭無以奉對

答人失名

春旱雖酷農言必豐燈日之雨且云大吉不知天機斡轉果如何默禱而已所教雖與未子說不同亦何

至大乖於禮意所謂情之所在即禮之所在者無乃指此等處耶

答人失名

問庶子為父後其外祖以何書耶

據禮有嫡母亡雖為父後為嫡母之父母兄弟不服之文似不以嫡母之父母為外祖父母也

問庶子為父後為其母當服總庶子之子當如何服

或云當依眾孫例服期更詳之

與人失名

文義有士人柳興龍者以孝行經學稱又能善教導
人門生受業者殆四五百人其間或有決科立名者
頃年縣官聞其行於朝同時旌褒者亦多已死者或
贈官存者或除職此人以除職啓下而旋卽死矣
諸生似將有報祀之舉而又記己丑年間吾門有孝
子宋時昇者未及受職而死正亦如此洪大而令公
爲銓郎許令 贈職宋公曾經引儀故 贈以持平
矣此人有將仕階云倘以相當職許 贈則身後事
於渠何與而褒崇學行聳動士子所關非細幸乞周
旋也

答人失名

承拜台覆慰荷無已弟之情勢以兄而猶未之詳信
乎世間知己之難也弟生平孱疾待盡松楸入京從
宦夢寐之所未到也只緣 先朝累歲徵召不得不
一謝陳情而初但爲旬月往來之計而已旣承留侍
兩筵之命未免少遲則 先朝亦只畀以侍講之
任未曾授以機務此實上下之間俱得其宜而厥後
累授以重任強責以所不能無它尤台之故耳弟雖
迷暗當初豈不知其無益於國而有害於身畢竟爲
大狼狽之歸也弟之自計速歸善死之外豈有他策

而尚此遲留逡巡於羣譏衆謗之中此豈弟所願而亦豈得已而不已乎然置之閒地責以待講如先朝初間之待之則弟猶可靜調疾病收召魂魄有見有懷隨卽入告庶或有少裨而如或復置之劇地責以所不能則無寧逃遁而去耳安可復以已試不能之身更當所不堪之任乎設欲貪官病亦難強耳

答人失名○乙巳

伏承台前後示教不翅詳悉諄復感荷之至實非尋常伏見元子資質岐嶷禮貌閑習無少欠缺喜慶之極自幸今行爲不虛矣初入元子先已降立階

下揖讓而升相向再拜內官先已言暫時對坐之意於下吏故拜訖相向而坐仍問曾聞讀孝經其果連讀否元子無答語又問連續寫字否元子答曰唯僕又曰自上曾下教以先相見者數番連入侍云後番當又入侍其時則不須具盛服可任便安坐讀書或寫字爲宜遂起出元子降階相送矣

答人失名

吉祭說前便忙遽未能詳報鄙意又於老先生舊說季字上脫孟字之故旣辱申問又煩多少論議極知惶媿無以容喻士虞記是月吉祭猶未配注云云喪

大記疏所謂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亦不待踰月熊氏所謂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兩說所以備經註之未備者十分明白恐不必致疑也蓋吉祭者喪畢之別祭而其禮則實如四時之常祭不可以禮如四時之常祭而斷以四時之常祭論也以檀弓從月樂及圖式宋朝制令踰月從吉之文觀之亦可見踰月而行吉祭吉祭而從吉之意此實喪畢之別祭何擇於孟季月孟月之僭恐非所疑也只是正祭久廢之餘適值仲月則仲月正是應祭之月不忍虛過而從宜徑行之常時正祭雖或行於季月猶是禮之變者何

可執此而謂吉祭亦可行於季月耶蓋吉祭實以禫後踰月為主來踰所謂以正祭之月為重非以踰月之義為主者正與鄙意相反未敢聞命鄙意固謂以踰月為主既以踰月為主而禫在仲季月者皆可即行吉祭則所謂踰月只為孟月行禫者設耶恐未然也蓋禫後踰月而吉祭即是常禮如以仲月即行吉祭之故而仍謂季月亦不待踰月則恐涉於拖引支離之弊而反失禮經正義也詳味士虞記是月吉祭猶未配之文則亦可見踰月為正禮是月吉祭出於不得已也仲月既出於不得已則安可并延於季月

也老先生初見只疑如以仲月為主則季月行禫者雖踰月不當仲月無寧以終喪之別祭為主而無論孟季皆行之於禫月為宜也既得愚伏踰月常制之論而快改之矣備要母喪畢吉祭雖無遽遷之禮何可不依吉祭之期耶恐無可疑

答人失名

嫡子遭父喪未練而死則嫡孫當於練時受服其祖之練衰以終三年此無書冊不得檢看而禮意分明如此似當別為告辭而行之神主改題則似當俟三年後矣父在母喪未練而父死則當依父在母喪例行之如來教禮家所論分明矣但似亦當有告辭母之神主改題似亦當俟三年後矣

答人失名

所示禮疑節節皆變誠不敢妄有論說而喪服圖式嫡子未終喪而亡嫡孫承重因其謂重而再制斬衰亡在小祥前則於小祥受服在小祥後則申心喪並通三年而除云云蓋無時不得變服必待受服之節故也李君承重其曾祖母則當以此為據無疑唯其祖母承重則又是變之變者不知何以則為穩也其父子初既未及成服則今於成服時承重者直

成齊衰三年之服與其父服偕成之雖與禮意微不同無乃於事情為空而不失權變之道耶虞事固空速舉而今既後時誠為未安但禮家亦有先葬者不虞耐待後事之文則其葬與虞之間想或不近而遠矣今雖進行無乃不至於大未安耶其服色尤所未詳用俗製白巾布直領亦或不妨否此人雖不幸成服遲退而實非聞喪後時之比變除之節恐空只從死日如何如何左右所引各條皆未精當深望更加詳考

答人失名

家禮昏禮條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冠禮條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云兩條須當參看今者令曾孫已服既輕而其父母亦非期喪且禮必大宗子主昏大宗有故則次宗子主之若爾則台監不必主昏如何如何然既是一家重喪遲待葬後尤善否惟在量處之

答人失名

禮為父妾之有子者緦麻庶母慈已者小功其妻則未聞有服洪武加庶母服杖期則其妻似亦當服而亦未聞耳今日士大夫未聞為洪武之制者其妻自

同春堂先生集
當無服若同居情重者可為同爨服耳其夫雖死恐無異妾則與其女君同耳

答人失名

鄙家從前用一卓而合設非徒鄙家今世士大夫家亦多如此每欲改從禮家只緣貧窶未易辦且五禮儀有共一卓之文非徒五禮古禮亦似如此故不敢率爾未知如何忌日謝客常欲為而未能者但温公謂忌日舊儀不見客於禮無之今不取云且喪中客人來亦無不見之禮忌日雖曰終身之喪何至過於喪時耶以此亦疑不必然未知如何

答人失名

凡喪父在父為主禮也主面既以亡子書之則雖有亡者之子傍注何可書也主喪者在遠而亡者之子未及成長則祝辭使亡者之弟代告似宜

寄子光棧 戊寅

往後果能勤勉不比在家時耶我無他子膝下惟有汝一人而割愛遠送誠出於不得已若於今行不勉學不作善人則更無所望他日何顏歸見病父耶勉之勉之母忝父師之訓至佳至佳汝之糧饌衣服汝母備送云論語初卷及吐釋亦送之慎正郎往學於

寄子

城主所傳書見之為慰即今果能無恙受學否送汝之意不專在於讀書動靜言行之間思有以一一法之也黃秀才何日當還黃雖還汝須堅坐讀之勿生思家之念為佳秋衣燈油送之

黃秀才名世禎

寄子

消息不得續聞果能無恙受學不至怠荒耶汝之前後書皆見之詩作似稍進為喜然病父所望不在於此日望汝役身於禮以作善人耳箴銘之寫病未之能着實功夫正不在此此等事亦不願好着耳筆墨

各一送之惟望勤讀

寄子已卯

昨日極暑何樣行李憂念不可言千萬慎之禮節之間亦須提撥精神詳緩拜跪毋或輕遽顛跌以失容儀其處什物雖或滿前非惟勿出欲之之言亦勿萌欲之之心惟讀書如嗜欲毋忝爾所生實病父區區之望也

正郎聘于樂靜趙公之門趙公時為晉州牧

寄子

續見書知大禮好過喜幸不可言此間大都依昨可勿念也汝血氣未定人事未成直緣我積病垂盡有

此早婚思之愧懼凡百惟汝外舅氏之教是遵且慎
眠食毋貽我憂病父區區之望此外無他暑氣漸毒
如或戒行益慎益慎

寄子 戊戌

朝因營便與權惟續付書想次第傳致也此處連安
近與允草吉甫諸友相會已五六日聊慰度日耳尹
疏誠可痛欲陳疏辨之亦涉疲勞欲嘿則爲鬱未知
洛下諸議以爲如何也講院屏已造進否

寄子 庚子

前後書皆傳到此間十六宗家行焚黃十七時祀十

九吾家行焚黃廿日時祀皆已好過老眼賴眼鏡之
力僅得親自改題雖不精好猶愈於倩他手耳

寄子

凡論人必當其情罪然後彼亦心服切不可過中而
激惱增鬧也古之朋友惻切琢磨交修不逮今之朋
友一言不合便發心恙不知此何氣象吾所未解也
汝須十分慎旃無上人口至佳

寄子

前後書皆得見知汝入對得蒙 天語丁寧榮感之
極不可形喻老病退伏之臣荷 聖念至此感泣之

居老堂先生集
外復何言哉此間閉戶雪山神思索然自覺衰耗日甚似非父子遠別之時歲後決意率家而歸恐得之矣

寄子

思誠疏得見之良可惜此令心恙好勝天稟固然而衆抑則必揚衆揚則必抑又是渠自來病痛且渠與彼平日有少契分不知其惡以至於此慨歎奈何如謂其疏詆斥吾輩則其本情恐有不然者疏中云云無非平日與我相對相勗之語庸何傷乎但欲使我視尹疏如洪以龍之疏則其權衡不精而論尹數行

語大段錯誤本源之不明何故至此良可恠也但所痛者思誠之竭忠盡悴死以爲期實有人不及知而我獨知者心常敬服自以爲不及而今乃做錯如許疵謗溢世狼狽而退此非渠之不幸實時運之不幸也大諫疏以亡狀小人目之實甚寃痛深恨其下字之過當也

寄子 壬寅

近見年少諸學士務以清議自持豈勝歎賞今日朝廷無此則益何所恃第想某人挾奧援獄事將翻則諸公可謂狼狽之極矣蓋其辛勤費了多少論議畢

同春堂集卷之四
竟唯爲與本房相表裏之歸而已豈不可愧可笑之甚昨對金永叔正說如此渠亦已先自悟矣蓋某人之亡狀某人之至寃諸公非不明知而猶汲汲一切以扶彼而抑此爲務何耶無乃不免爲清議好名之心所使而然而造物者好事故遣本房弄溷於其間使諸公自爲悔悟而有所轉身也耶此事出場雖未知如何而設令咸得大何猶將含笑自幸而於諸學士亦不可謂非幸矣但大可憂悶者國事也然諸公之有所左右者終始不翅峻截則自上豈不以爲一世公議如此遂曰天意也耶人皆曰獄讎因本

房而鄙意則非因本房實因諸學士也諸公當自受其咎切不可謂上偏聽本房也如何如何至於洪台事則尤可痛駭其間小小曲折皆置不論國家誠不可一日無此台而若不免遭讒退斥則國事將稅駕於何地諸公清議恐將於此處用也楊牧來言受令將欲有所爲云不知已發否未保其果皆當理尤不堪憂慮之深某人之初因風聞發論不妨至其避辭則已甚至於今番則亡狀莫甚乃是誣告者流國家之置臺官豈令渠挾私構誣人耶諸公每許以言事臺官無乃自辱臺閣之甚耶朝家處置之失宜固

同春堂集卷之四

有之然豈咸之所盡知耶以此皆咎咸則恐寬矣李時

尚書一相被臺
祭洪台即所川

寄子 癸卯

書至為喜歸事不如速決即今相聚為好他日事何可計耶吾昨到橋瑩祭告事祭禮夕歸於家蓋拔出舊表改磨而刻小文字於後也尤台主之或欲令汝用八分寫之云爾

寄子

養老之日適值大風諸老人無乃有致傷者耶殊可念不知會者兩班幾人常漢幾人酒饌不至太埋沒

耶未祭者須以某物送饋此亦已思否

正郎時宰尼
山設養老宴

寄子

禮官所詢諸紙送去須臾留示諸丈原本則即還之為可蓋大典續錄既令縣學祀我國諸賢則圃隱以下雖不及載錄於續錄中而當初必自朝家分付並祀於縣學故兩南諸縣無不祀之如堤川亦並祀東方九賢云而如懷如燕則只祀薛崔安鄭四賢其故何歟極可恠訝不知尼連恩諸縣則如何云耶須問示之此後諸賢儒請並祀之舉恐不可已可與諸丈議之也且延平李先生未祭於從祀之列誠是恠事

同春堂集

卷十八

書

四十一

吾欲於疏中及之亦未知如何亂帙中適得大典大
文抄書者此即先府君作宰時常愛看者須熟覽為
可

答孫炳文丁酉

見書知好在讀書深喜此處皆安汝之外舅氏汝須
父事之惟其教是從極可極可炳文為李公翹女婿

寄孫炳夏炳翼

聞汝等讀書於挹灑喜甚喜甚十分猛著力勤勤讀
以慰我心也翼則下虛之人日且長尤不可長長食
粥近得利租可以支給須作飯以食為佳只此吾好

在柿厝少許送之

答孫炳夏癸卯

見汝初六書知彙熱一家均安喜甚吾僅遣韓庶尹
父子在其隣須頻往拜之且請學勤讀為佳東溟前
亦往拜同春堂記或四六序何不製送耶以吾言傳
告為可宋監役病亦可往問也餘外切勿出入靜坐
讀書習字為望

答孫炳遠炳翼

即見汝等初八日書知無疾病良喜遠也既與益友
會做則十分慎言語勤功業以副吾望翼也何故遽

作歸計卽聞安陰堦間辭朝付其行以來形勢便好
茲走一奴急急通告幸於其行小心侍來安陰如已
發行則更待日氣稍涼某條率來須勿躁動靜居讀
書以待之至佳忽忽只此吾僅僅依遣歸家才六七
日耳

寄孫炳遠 戊申

別後一家安否如何戀戀吾初三午後入觀 行朝
卽蒙 賜對初四扈到素沙落後留調於吳進士家
初八始到天安擬向公山而雨勢如此故姑遲之矣
自 上使之入京甚勤且懇承旨史官連至而終不

得奉承惶悚亡極尤台入對以爲蒙遮則當隨 駕
不然則將逃遁 上不得已許遮方入寓東湖云
春宮患疾大槩向歇而猶未及復常云矣子文好留
否汝輩須十分勤勉

答孫炳翼 辛亥

戀中見汝十四日書知汝好遣深喜深喜此處亦安
政府柴汝何可受之并其單子勿受可也汝須定心
堅坐勤勉讀書

答外孫閔鎮厚鎮遠 辛亥

見汝兄弟書知汝輩侍父母好遣可喜吾亦好在耳

觀兒所作詩驚喜然富有多積為上科場不必汲汲為也觀鎮厚小字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祭文

祭李上舍懔文

維崇禎四年歲次辛未十月辛丑朔日彩雲宋浚吉謹以酒果之奠含哀遠赴告訣于亡友李君士尚之柩嗚呼哀哉士尚而至於斯耶士尚而至於斯耶夫天授子以英明之質端慤之行則若將有所為而方壯之氣一病而折焉與子以穎悟之資詩書之業則若將有所需而昂霄之材上舍而止焉天之未定耶其已之耶曷為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



同春堂先生集
嗚呼哀哉惟君大府寔惟我中表兄記昔癸丑之秋
始遇君於懷鄉之庄舍我齒纔齠而君先一飯門好
既慣行輩又齊一溪南北交臂相呼學則共業遊則
同方寢則通衾食則一案君憐我終鮮我以君為依
自親瘠已病之外未嘗以風雨寒暑而不相聚夫如
是情愛安得而不深肝膽安得而不照當是時也未
始覺悲歡之不一聚散之無常也世事推遷星霜荏
苒風流雨散今且十年于茲旋逢旋別曾未得一旬
相處書疏道意未嘗不以離索為深恨而唯有以慰
此懷者君與我前路尚遠庶幾百年之間連床切磋

復如向時之好豈無其日而君今棄我而去矣思之
至此曷不肝蝕而腸裂也嗚呼哀哉吾兄與吾嫂俱
在暮境君嘗色憂不欲暫違於膝下而今焉長逝而
不復顧念推友朋慟惜之心想高堂鍾情之懷噫
其何以堪平生琴瑟晚歲幼女君所常念而遠在鄉
家未及奔赴於病時想君臨死之恨上念於父母下
軫於妻兒目必不瞑於泉下人亦有言天道福善以
而驗君子何其差嗚呼哀哉惟君與我從事於吾先
生幾年于今猥承獎許謂可以教夫豈一日欲違於
函丈而塵白没人世累掣意此志未遂梁木遽摧我

同春堂先生集
幸及門猶得將事於斂飾之際君方在洛竟未承誨
於啓手之日各抱安仰之痛未作相向之哭惟竢引
紳之辰以爲相聚之期而師喪未窆君計又至彼蒼
者天曷其有極嗚呼其夢耶其真耶抑將隨先生於
地下償平昔之素願耶不然豈積善之家而有餘殃
愷悌之士而未見勞耶嗚呼哀哉往在孟秋之初余
在詠歸君書忽到首言親瘠之憂中言別離之苦終
悼科臼之未脫行我塲屋之同事而木稼之灾余行
式返繼得宋丈子潔之報聞君邁疾證甚危篤而尚
謂年齡鼎盛神氣清朗以此爲恃曾不深念豈知榮

衛微愆遂爲不起之疾詠歸一書竟作終天之訣使
吾形單影隻四顧無依而抱無涯之悲耶嗚呼哀哉
剛或如君而絕媚飾爲難介或如君而去畛域爲難
才或如君而敦孝友爲難超然出類之資灑然脫俗
之操非但吾儕輩所遜古之人尚或難之卽君之爲
寧不可以得其壽吾兄之積善行誼播在鄉邦卽其
世德寧不可以享其福而今顧敲撼摧闕而莫之遂
何也吾羸而弱君壯而盛君常憂我之不能久視吾
實不憂君之溘先於吾也今而至此是曷故焉抑理
有互效數有靡恒猝然而得歟然而失所謂天者無

所尸於其間耶嗟乎人生宇宙一泡幻爾孰脩孰短孰存孰亡壯盛者既已逝矣羸弱者其又久耶泉壤相隨直先後異耳則吾又何悲今之所祈只在君鶴髮鴈序更無他苦孤孀弱女俱得全保以慰君泉壤懷而已君如有靈亦必扶佑於冥冥中矣聞君窆期似與先生之葬相值將未能舍師而之友以訣於入地之前今將病體千里來哭通衾之寢已矣難又一案之食已矣難再悠悠此別後會何時從今已往我其無意於斯世矣嗚呼哀哉尚饗

祭愚伏鄭先生文

維崇禎六年歲次癸酉八月庚申朔二十二日辛巳甥奉直郎前童蒙教官宋浚吉謹以酒果之奠告訣于外舅氏愚伏鄭先生之靈遙嗚呼哀哉著龜之失而父母之亡耶泰山之頽而樑木之壞耶卿士大夫之吊於朝商旅胥隸之咨於途經生學子之哭於家者咸曰國其疇依民其焉仰吾徒將安放雖平日異好惡不相樂者亦莫不涕洟而嗟惜之嗚呼是孰使之然哉文章足以範俗而垂世正學足以繼往而開來孝悌足以興仁而致化愛君澤民之志憂國悶俗之衷鬼神旁質愚智具瞻利害之私雖或蔽於當

時而秉彝之天終不泯於今日則豈所謂人無不至
天不容僞者非耶惟小子有不忍言者矣始余小子
質本窳下學未知方年及弱冠始執摯於先生之門
先生憐余撻植示余周行提耳於日用之間面命於
講說之際池荷葉浮園竹筍抽或散步而從容或理
杖而優游卽事卽物誘掖諄至昏愚無狀縱未克操
戈撥機以副先生教育之意而其初知有此事或免
爲小人之歸者伊誰之賜耶庚午之冬先生謝事而
歸越明年而小子趨謁其歡愛之篤有踰平昔仍謂
之曰吾平生酷好朱文而無可語春回日煦吾欲携

君入內山共討之時以竹輜選勝於洛水之滸以終
吾餘生豈非至樂也無何先生已病矣向之所謂至
樂已不可得則又謂之曰吾今已矣附身諸事惟子
焉是屬日後凡百惟子焉是托遺篇在篋子其釐之
稚孫未成子其教之丁寧囑遺刻骨難忘今而思之
曷不肝蝕而腸裂耶嗚呼哀哉去春之別涕泣叙訣
雖知痼疾終不可爲而尚喜神明所佑寢食猶安擬
於秋來搬兒雛供笑語復如客歲團圓而一命倘來
薄遊于都甸未浹而訃已傳矣彼蒼者天曷其有極
嗚呼殞殞之事不但先生之所屬小子自致之地亦

同春堂文集
在於是而千里奔計夙計已違早知有此豈敢一日
輟而就他以孤盛意而負初心耶窮天此痛沒齒難
洩嗚呼哀哉長趨闊步氣豪力雄處於萬吹之中而
伸於庶物之上金聲而玉振嶽峙而淵渟重門洞開
八窓玲瓏儀鳳瑞世百禽建標則天之降先生若將
有爲而從而敲撼挫闕之進未能究用於時退未及
垂幸於後抑獨何哉天其定歟其未定歟噫先生在
朝而本原以培元氣以完庭議以決國是以定先生
一去而嚴防遽壞變恠百出將至於不可收拾則百
世在前萬世在後其必有長吁永懷於無窮者矣又

豈非天之所定不容人力於其間者耶嗚呼哀哉儀
形永隔影響已昧三千三百之儀大經大法之奧墜
緒茫茫卒業無期惟有抱遺篇而奉遺教收桑榆而
贖曩愆英靈如在必有以默佑於冥冥之中也言有
窮而情不可終一觴告訣萬古長辭嗚呼哀哉尚饗

祭竹憲李公文

戊寅

嗚呼哀哉宇宙萬古曷嘗有今日事耶天不吊矣人
不臧矣環東土一域忽焉爲禽獸夷狄之歸嗚呼顧
忍言哉於是焉而抗節奮義殺身成仁使偷生苟活
屈膝拜虜之輩心忸怩而顙有泚海東綱常賴而不

陸壯哉吾兄其能辦此業也烈烈哉吾兄果不孤余
望哉噫死生之變大矣平居苟無所定臨難曷能從
容惟兄一个斷斷若無他技世之人莫之知也其號
爲知者亦不過曰柔善而已未嘗以大節期之觀其
判命之際作詞及書以遺諸子弟其忠君憤時之
衷凜然與日月爭光其處置家事纖悉曲盡不漏毫
細辭意晏晏若平日則其所以自定者如何人之號
爲知兄者果可謂真知耶宋兄茂先甫亦我中表實
與兄相先後以決夫伏節死義君子所難雖在隔千
里後千載所不知之何人尚且感奮興起而况聯芳

並美近出吾族何其幸歟此吾所以輟哀爲榮轉吊
爲慶未嘗以兩兄之死爲悲也噫當時夸毗者何限
肉食者又何限及其標範吾東有辭千古則獨讓於
若而人聖人所謂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太史所
謂舉世混濁清士乃見文丞相所謂一時之赫赫者
有矣千載之赫赫者幾人爲一時之赫赫者其不能
千載也必矣吾於今始徵之矣抑吾於此有不忍言
者矣始吾先君少許可寡諸於人平生所歡愛始終
不渝者獨吾兄一人鄉居數十年夏日冬夜未嘗一
日相離也不肖孤時從隅坐竊識其契分之不凡因

辱兄獎礪剪拂之賜甚厚獲戾于天父母早棄兄弟
終鮮零丁孤苦子子無托唯幸兄以先人之故視余
猶同氣余事兄如父自謂百年永有所依兄今已矣
余將疇歸嗚呼哀哉客歲京輦兄屢訪余兄憐余之
瘠疾余愍兄之遲暮船巖拖灑月艇烟簑之約屢言
不一言也又常謂余曰三生宿債在於關東願與君
杖屨飄然翩躚於鏡浦金剛之間豈不樂哉斯言起
予耿耿于中日月幾何世事遽如許哥矣正斃哀此
後死嗚呼哀哉十行遺札三言及余終以不得更見
爲恨倘非相愛之切至何能及此執書痛哭天日慘

惓人非木石曷不肝蝕而腸裂耶兄實愛余余則負
兄既未克往歛遺骸又未得臨穴永訣靈筵一哭甲
子已周非我也病也謂之何哉噫天時人事已至於
此尚復何言嶺之猿鶴繫余所卜卽吾兄常吃吃欲
居者而九原難作誰與耦耕淒涼故國感感靡騁何
辜于天不如死之久矣嗚呼哀哉皓髮蒼顏軒如瘦
鶴表裏無間與物爲春風神如昨影響難茲茫茫此
別後會何時從今以往我其無望於斯世矣惟有修
身養病畢命於楸與兄兩胤相切磋琢磨或不負期
待之意他年地下庶幾無愧而已單盃瓣香一字千

涕凡今之人莫知我悲嗚呼哀哉

祭宋生時昇文戊寅

嗚呼哀哉人有百行惟孝為本豈學而能良知不泯
嗟惟子猷篤孝天授神明可通金石為透六載孺慕
寸草誠至泣盡以血爰失其視喪親而聞子夏所未
誰無父母子盡其愛丞嘗以虔撥貧為禮拜跪薦裸
匍匐必親屈指今古能有幾人本其世德有瀾必源
于光有耀盍觀其門謂天申休報施匪舛竟嗇其壽
善者何勸猶有典刑稱家之兒天之有定或徵于茲
浚吉同宗義重對廬情深敬服至行夙佩于心歿未

憑棺奠負臨穴病不情謀顏厚有忸倩手一酌百年
長訣嗚呼哀哉

祭崇賢院長宋清河希進文代院儒作

惟靈名家挺秀 王國髦士慈良愷悌得之天畀襟
期溫馥風雅孤騫聯華棣萼迭唱箎塤霜蹄屢蹶蠖
屈俄伸濯鱗天池駕風通津栢府薇垣無往不宜朝
投一封夕指三危白首滄浪丹心象魏園梅幾花宦
情如寄歸來三逕靜卧雙清圖書無恙松菊相迎婆
娑歲月萬念俱灰鄉隣矜式士友模楷恭惟是邦古
稱稷下斯焉取斯魯有賢者惟先大夫暨我數公協

國朝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謀前後初茲明宮由初及終公實經紀嚴修幾年培
植無墜世變風移朴散淳漓相視以怠痼疾難醫絃
誦無聞茂草興悲迨公賦歸衆喜得師匪我求蒙蒙
實求我丁寧一札起懦警惰愍予質質示我周行絳
帳初開青衿盡傾修身大法備載四篇誘掖漸摩講
課諄鑄父子之仁君臣之義交友以敬事長則悌神
鍼劖身柯則匪遠承先啓後聿有成憲方期卒業奉
以周旋那知蛇歲厄在於賢一卧三旬醫窮技殫奪
我何速問彼蒼天悲纏士林痛結鄉邦嗚呼已矣誰
嗣爲宗忠節之祠醞食之舉未究其終奚所咨處冥

途失相舉足悵悵舉比寂寞函丈淒涼追惟警咳有
淚沾襟恭陳菲薄薦此精忱靈其不昧尚賜顧歆

祭沙溪金先生遷葬文

維崇禎十四年歲次辛巳正月初九日乙酉卽沙溪
先生遷奉之期也表姪宋浚吉方抱痼疾不得往赴
前一日敬遣子光棫以清醑庶肴奠于靈筵文以告
之曰嗚呼哀哉先生之歿距今十餘年矣音容日遠
影響無憑微言莫聞墜緒難尋追惟警教至痛猶新
嗚呼哀哉龍虎旣亡世道嬗變千恠百鬼無所不有
孰有維持倫紀嚴設堤防以扶斯世而濟斯民孰有

孤雅獨倡身任繼開以衛斯道而淑斯人斯不惟數
三小子區區私痛已也環東土一域不外於先生之
道者所以追思永慕既沒世而愈不能忘於是九切
此固人心所同又安可誣也嗚呼哀哉小子顓蒙早
游函丈所以獎礪教育蓋不翅如天地父母顧此昏
弱之質元非受采之資一失依歸有退無進重以痼
疾纏髓無復有奮迅勇往之望新知不繼舊學盡荒
而歲月侵尋顛毛已種種矣何昔日辛勤撫育欲其
成就之萬方而今直為此昏昧摧剝兀然一病人也
自悼志學無誠天不助佑撫念身世既悲且慚他年

地下更有何顏築室三年既孤於前臨穴一訣更負
於今茫茫宇宙此情何極伏惟恩靈如在尚賜歆格

祭月塘姜公文 癸未

嗚呼哀哉蒼龜之失而龍虎之亡耶喬嶽之頽而棟
樑之摧耶邦家何所賴而為安士林何所仰而為重
零丁涼踽寄贅於世如弟者又將何所依而為生天
之難謀一至於此曷不使我骨驚而魂飛長號而失
聲也嗚呼痛哉惟兄孝友忠信之質貞方篤確之資
天之畀之固不為不厚師友之力學問之功亦何可
誣也貨利聲色竊脂之於粟也恩權名勢怯夫之於

同春堂先生集卷之五
闔也位躋台鼎而素履不易地近椒掖而執德愈謹
取予辭受之際清水而苦蘖也公私名實之間一劍
以兩段也河海橫瀆縱非一葦之可杭大厦將傾擬
欲隻手以扶之其至誠殉國竭忠盡瘁既質諸鬼神
孚于上下雖世之異好惡工詆訶者亦不敢有間然
也尚靳神明扶佑疾疢永祛再見劔履之趨默幹造
化之機庶寒谷積陰泰陽重回人之望之不翅若望
歲公今已矣萬事何言噫上而九重 淵衷以及卿
士大夫下而輿臺厮隸以至窮荒絕徼莫不以殄悴
為痛無祿為悲又安知異時人事推遷之後思公之

切慕公之深或且萬倍於今日也耶吾知公精爽不
泯必將為雷為霆為河岳為箕尾使 王靈復振邦
命再造邊疆壯固妖孽掃清以洩平昔之志以慰神
人之望審矣嗚呼痛哉弟實不天夙遭險釁既失怙
恃終鮮兄弟半生抱痾自分為世棄物惟兄憐之愍
之撫之猶同氣其誘掖知獎之厚盖有古人所謂罔
極之恩者嗚呼何敢忘也記昔丙子之春余自京洛
歸兄力疾遠將于西街時危身病後會未涯臨分脉
脉相對一涕日月幾何天地遽翻情書繹續辭意凄
切每以未死為苦喪威為戚丁寧憂國之謨密勿持

同春堂先生集
身之訓未嘗不滿紙縷覩且謂西街之別應是永訣
一度承書一度悽感猶謂兄年齡未耄神氣尚完受
畀之厚豈宜止斯賴天之靈弟病少蘇團圓歡笑必
有其日常以是自慰亦以圖終善後存順歿寧奉規
誰意天高鬼惡不憚遺一老使邦家失賴士林無仰
西街之別遂成永訣而此生此世更無再覲之期蟬
蛻濁穢與化為徒在兄得矣後死如弟者更何所依
而為生耶思之至此五內如焚惟兄好禮出於天性
年高位尊疾病呻吟之中猶不廢講究每以不佞為
可教徃復論難動以筭東前冬寄以家禮解一帙使

標其訛誤以資叅訂顧此瘡痍踰年精力漸荅未及
卒業而兄遽易簣從今以往誰與證質茫茫天地此
痛無極嗚呼悽矣是豈易與俗人道哉伏惟英靈如
在尚鑑茲誠

祭羅甥明佐文 辛卯

嗚呼哀哉吾與君為舅甥纔四載于茲噫嘻亦甚短
矣始吾獲拜先王父丈辱知獎甚厚俯仰存歿益篤
世好因之結緣於君其排風之質汗血之資若將以
有為也君家諸父每引守夢先生課學先王父事以
勉我我雖有媿於守夢謂君必能奮迅立揚以趾美

於先王父也尋常期待實不淺鮮惟以別多會少不能磨礪浸灌啓發導迪爲恨尚謂前頭歲月不爲不富君如漸能涵揉天亦少假我年相從於寂寞之濱講廟殘篇以送餘生此願炯炯神明可質誰謂前春西州一行百事敗意畢竟使我抱此無涯之戚耶傳曰人生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也朱夫子亦謂雖云天數人事有以致之君而至此豈亦我提誘之不盡其誠保養之不盡其方使未定之天或有所不勝於人歟此吾所以寢悸食噎肝摧腸裂日夕忽忽若發狂疾直待溘然無知而後此情可忘已尊府適方遠謫

君病不得救君死不得臨是固不可忍之痛而國祥之日吾將輿赴兼省君病聞君垂死亦待我行而適會病添行謀遂輟竟不得握手以訣惟我兩翁之寃足傷和氣彼蒼者天胡寧忍此已矣逝者哀此青孀無兒可托無地可依無一事可以少慰未亡懷世間薄命何限慘惻之甚未有斯比在渠情理固知生不如死然猶欲其存保乃父子間至情也骨肉歸復于土魂氣則無不之死生幽明其理則一君家形勢旣不免相分君於生時固嘗游息於我家死後魂返豈不安順尊府亦旣有命茲令吾兒竢君葬訖載君

木主且撥薄命者以來或可存全以奉君祭惟君有靈庶幾歸止不至於彷徨也天地有窮此寃難盡一字一涕哀不能文英靈不昧尚明聽之

遜巖書院祭清陰金先生文壬辰時

嗚呼先生南城風雨北海冰霜特立不懼素位而行致命守志九死彌貞夷狄服義兒童誦名一老不慙斯文將喪邦國殄瘁士林安仰痛均朝野况在函丈綿酒遠奠微忱或享嗚呼哀哉

魯峯書院祭清陰先生文代院儒作

嗚呼哀哉甚矣天之仁愛人國家也雖氣數之變人

事之感不能無陂平治亂之相仍然於其亂也又必為之預出能扶民彝樹國脉者以支其傾使世道有所賴吾人有所依若丙丁之變誠千古之所未有若先生豈所謂扶民彝樹國脉者非耶噫微先生吾其戒矣雖然使先生忠謀正議用於丙丁之前則國事必不至於顛窮用於圍城之中則吾東必不愧於義字用於已卯則必不至為虎前之佞鬼用於已丑則舉直而錯枉修內而攘外精神折衝國勢自尊尚安有今日之紛紛乎顧乃三黜百罹蹈海餐雪聲名洋溢於華夷節義炳耀於星日斯先生之不幸豈先生

同春堂先生集
之所期使世之忠臣志士飲泣吞聲長吁永歎之不足又使後人悲之後人悲之而不已復使後人悲之則是知先生之生之死其用其捨實天所定非人力之可爲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矧伊並世而生薰德而慕義泰山旣頽小子安仰一盃來奠萬古懷想

崇賢書院祭清陰先生文

代院儒作

帝警震邦曰陂其平復畀忠節俾扶厥傾扶傾者誰有公伯仲猗歟我公實天所降山河鍾精水月傳神良金玉絕無瑕塵君民大志粵自髫齡祥麟瑞鳳

羽儀 王庭詞壇主盟銓部持衡直道三黜一心如結丙丁之變欲語先噎孤城海島 廟貌顛越日星昏蝕乾坤慘裂江樓漲炎伯袞忠烈公侍 行朝哭裂國書心膽若焚絕而幸甦潔身南荒罔僕醜奴三韓禮義千古彝教微我兩公孰其扶保回瞻故國寤辟有標丹忱一封北海三年魯連蹈海蘇卿餐糴于光有耀豈曰非天民彝所同夷虜猶欽趨向之異小人何心 天鑑孔昭寵以上公候其出處卜世汙隆日月幾何鼎湖 飛龍司馬入臨萬民加額國有大老神人攸托竭其忠貞密贊潛斡清明始初拔彙才

賢克正厥事庶格皇天伯紀修政諸葛盡粹丹衷若
炳證在神鬼誰爲厲階挾虜假勢人謀不臧天意難
恃內奸外喝百敗備至肩輿一歸萬事墮空歸然魯
殿士望彌隆祝公百齡望公再起拯我黎庶掃此濁
穢天胡不憖而遽騎箕十行遺疏百年心事堂堂大
志鬱鬱黃墟梁摧棟折虎逝龍徂儒林安仰世道誰
扶二五鍾賦多嗇豈豐高才盛名大節精忠華夷聳
服生死哀榮如公伯仲今古誰京天之有定邦國之
光知公正氣定作雷霆快掃欃槍淨洗甲兵洩其忠
憤報我 聖明維天有斗靡遠不瞻相彼河潤近者

先霑餘風所薰慕德滋深漬綿一哭有淚交頤凡今
之人莫知我悲

祭睡翁宋公 甲祚 改葬文 丙申

始吾先君於人少許可獨與吾叔驩也先君既歿吾
叔繼逝屈指于今三十年餘矣世道之嬗變人事之
推遷何至於是兩家子子然惟兩父志是講俯仰
感慨長羨脩夜之無聰幸茲和返橋山新舊借引去
先君幽宅纔十里而近則此實吾叔平昔之遺願豈
諸孤孝感先靈冥佑有此竒特奉柩周旋髮髯如陪
游侍坐於清坐挹灑之間孤露愴感益無以爲懷也

噫今日是何等時耶使吾叔生今之時見今之事則其將以爲如何吾知英靈在天臨睨故都必且盡然而傷奮然而怒爲山爲河以壯本朝爲雷爲霆以掃妖孽陰隲後死俾有以藉手見吾先君與吾叔於地下區區之望惟在於此嗚呼江河不廢大名長存幽明雖殊精爽相交凡今之人莫知我悲嗚呼哀哉

祭宋同知希命文

維崇禎丙申八月己卯同知中樞府事醉翁宋公年八十有五不病而化用其年十月丙申窆于沙山先塋之兆啓引前數夕其族子浚吉含哀茹痛敬以時

羞清酌之奠告訣于柩前而哭之曰嗚呼哀哉壽者洪範所謂五福之首也福者百順之名也故離之雖爲五必合而不闕其一然後爲福之備也蓋五者其四在天而其一在人者曰德德者有諸己者也能有諸己然後在天之四者方可得而致之而有諸己者有厚有薄故所致之四者亦有備有不備焉夫老而貧且病者是人之所以哀非福也壽且富康而無德以將之者謂之賊與不仁非福也三者具而又有德而不善終其天年則謂之不幸亦非福也故曰必不闕其一然後方可謂福之備者此非余言也乃古

同春堂文集
人之言也所謂福之備者惟吾叔有焉蓋其慈良和煦不失赤子之心孝友敦睦實有古人之風全醇任真守拙安分平生未嘗有一事飾貌而矯情者子姓號號堂室爲之不能容二哥顯赫爲侍從爲臺諫爲養累典雄州巨府光華榮寵聳動閭里旣又有沙麓之慶爲一世所歆艷公之享此蓋將四十年于茲始以孝廉舉於鄉有一命亡何謝歸晚用耄老頂玉腰金位躋亞卿追榮三代此皆世間稀有之事京鄉遠邇無不咨嗟歎息稱二哥爲大孝而不知公之有諸已者有以致之也公年近九袞而聰明不減齒髮不

衰步履輕健惟所欲往無不往焉最謹於先祀如遠墓展省不計風雨寒暑率先於諸少者酷愛酒常陶然自樂遺却世事名其堂曰醉翁自志其實以宗長爲一門之幟幪殆數十年餘鄉之章甫又推以爲黌舍長小車所臨雖童孺廝隸無不奔走而敬事凡有大小會飲必得公於上座然後衆心方喜不然則歉如有失也公方且謙約退遜不以三尊自大焉其終也有少微恙余就候於床下則欣然迎接如平日纔出門而侍者以訃告正所謂乘化歸全者公之德不旣厚乎公之福不旣備乎其於五者可謂不闕一矣

同春堂文集
嗚呼哀哉惟公平生愛余特厚相逢必歡喜遇事必相講每當酒席必呼我以前把盃相勸盡醉乃已嘗執手而語之曰吾每自幸與君並世得見先世所未遑者如板橋之碣寬洞之旌殆我先靈默誘君衷有茲竒特吾門寧有如許大慶余雖不敢當而公之言實出肺腑每佩服不敢忘也噫公之五福既備哀榮已極人生得此古今有幾猶不能無慟者吾先子行第今已盡矣殘門冷落舊巷淒涼從今社飲宗會誰爲而醉舞於樽前門中有大小事誰與咨稟而行之顧瞻斯世又未見愛余如公者夫如是安得不爲之

慟且哭焉公之卽遠值余先祀臨穴永訣亦且未諧茲修薄具略申忱素靈其有知儻賜歆格嗚呼哀哉

祭慎獨齋金先生文

維崇禎歲次丙申八月廿一日丙申慎獨齋金先生卽遠之期也 上特賜禮葬葬於連治之東孤雲僧舍之北啓引前夕其門人中表弟恩津宋浚吉謹以時羞清酌之奠告訣于柩前而哭之曰嗚呼哀哉謂天將喪斯文也曷爲生先生兩世於吾東使之任繼開壽道脉於千春謂天未喪斯文也曷爲不慙遺一老使朝廷無所稽疑學者無所宗師君子無所恃小

同春堂先生集
人無所畏如山崩海決不復見其崖津既天意之難
問增余懷之煩冤嗚呼哀哉暮春之末余在濠上夜
夢告凶驚覺馳省先生時雖已病神精不衰言笑怡
怡及夏再候則醫窮技殫已不可爲矣謂余曰所恨
平日不與君輩游從於山水之間賴天之靈病如少
間吾將往孤雲君可來會若以仲秋爲期者然嗚呼
豈其識耶夢與識前定也非人事所與焉則後死者
宜若可以無慟而慟之愈久而不能已者誠以斯文
之慟旣如前所云者而吾私之哭又有古人所謂萬
萬無窮之意夫如是安得以不使我肝蝕而心死蓋

余孤子蒙陋忝居中表之行於老先生實有生三事
一之義與情焉一失依歸萬事亡羊所恃以爲幘幪
者只有吾兩兄若姜兄月塘公已世事如雲推遷百
變一家諸親凋落殆盡兄獨歸然若魯靈光焉雖痼
疾在身不克源源陪侍於丈席以浸灌而磨礱其仰
恃須倚實兼父兄與師友逮及晚暮眷愛愈厚疾痛
苛痒舉皆相關仲夏之拜見教申申謂我被召憂不
可言只謝 恩命而已則雖十往還何害但恐爲上
下所挽勢成狼狽爾此是吾兄所親歷而懲毖者雖
非所憂於小子者而亦可見其相愛之切過慮之無

不至也見今催召愈峻悶感愈甚又於何就咨而決
吾之行止焉昔何勤勤眷眷憐恤之如同氣而今何
冥然邈然叫不應而呼不聞耶嗚呼痛哉惟先生道
德之懿學問之醇固非小子所敢蠡測而妄論祇爲
門下諸人謂弟受知之深誼分之厚一口推排俾述
狀文噫作文狀德古人猶以爲難况弟識昧詞拙何
能發揮大君子德學功烈以示今與後而不惑涉筆
比辭又不敢一字苟然以負先師而欺後學昨纔脫
藁求正於諸同人且將上徹於 宸聰以祈恩謚之
錫日先生命宋君苾甫使誤老先生之狀謂或有溢

頗令財酌弟常歆服真是仁者之用心不欺之誠意
使先生觀今所草不知果以爲何似無或闕誤之尚
多而稱停之有不精者未此弟之所以夙夜耿耿愧
懼而不能已者也嗚呼人生百年誰則無死死而不
朽孰謂之死惟先生承淵源而接統緒先前啓後方
以正而無缺生榮死哀無復遺憾方惟後死爲增怛
吾知先生爲列星爲山河兮陳辭帝所默幹化翁庶
令世道好而邦域清家濂洛而戶詩禮贊皇極而揭
日星山哀浦思萬古長辭凡今之人莫知我悲嗚呼
哀哉

祭滄洲金公益熙文

維歲次丁酉二月甲戌朔十七日庚寅大冢宰太學士滄洲金公入地之期也前一日其友恩津宋浚吉以時羞清酌之奠酌于柩前而哭之曰嗚呼哀哉公之於我異姓同氣峨洋誼深膠漆情至圓方曲折縱未盡同一酸一醜兩劑其衷相期百年永以為依公今棄我我將安歸惟公有大命世之資軒天奇氣倒峽雄詞年方未暮寵簡惟新謂公大庸濟我窮民天乎人乎命也數也鬱其青霞閱此脩夜顧瞻斯世獨立懷憂丘原難起江漢東流山哀浦思魚鳥含情

一盃告訣老淚河傾嗚呼哀哉尚饗

祭金侯廷望文丙申

嗚呼哀哉養性門下昔同隊魚世故推遷人事棄除客歲臯蘭邂逅相迎郵亭永保佳約丁寧余病徑歸此生堪嗟臨分惜別脉脉汀沙相思幾時君宰隣城一麾五馬將過柴荆呼兒掃階命酒煮蔬青眼一笑屈指以行唐城半夜樽酒未央一醉無醒舟壑蒼茫浮生若露大夢亡羊真醇之質朴茂之姿已矣今世那復見斯應知食報在二三兒聞君幽宅近我新卜死而有知豈不相隨攀輻道左一酌告辭養性沙溪先生堂名

祭閔監司光勳文已友

嗚呼哀哉擾擾季世朴散淳澆白首歸來幸與公遇
仁人丹悃赤子純心古或有之今鮮公比福祿施報
神理宜然念我冷寒猥托葭莩兒孫繞膝相對嬉怡
情親愈隆肝肺相照服公長德愛公襟期暮景窮途
百年爲好公健而逝我病猶存奈何乎天實理之舛
左提滄友右携樂翁泉裏追隨我羨公樂千愁百病
獨立偃偃惟有嗣人承繼毋替一觴告訣萬古情思
嗚呼哀哉

祭延城君李公時昉文庚子

維吾兩家先誼特至陳雷管鮑千載可擬逮及後人
似續無替吾翁若翁弟畜兄事情好之篤神明可質
白首風塵共事 王室相期戮力庶答洪渥維公之
家世傳忠義子父弟兄爲國之紀公年望七一心愈
赤客歲 大感相向號絕奉戴 嗣聖泣血報追益
竭丹忱以濟黔黎事適政埤心勞力盡疾病之乘神
天不慙聞公已革急馳往訣執手相叙懇款猶昔臨
絕諄諄不及家私如公忠悃世豈有之相携伯爺但
冤穹蒼 聖主軫哀絲綸愍傷同朝相吊廝輿共惜
公何得此哀榮備極公去未月完老繼沒回瞻此世

出門無適吾生餘幾西日已斜泉裏游從分知匪遐
未死以前此情何忍分華之約隔溪之伴生平細話
誰與復穩一觴告訣有淚如賈

祭趙侯爾翻文庚子

嗚呼哀哉惟靈玉質金章貞操苦節忠孝友弟固天
所出方喪六年前後若一古或有之今也無匹通敏
之才左右之宜於公餘事隨地職思吾懷何幸叔度
來止惟茲下邑百弊攸萃役重事煩公私俱瘁我公
莅之如旱得雨我有疾痛公藥而愈我有苛瘁我公
以撫若燭破闇姦蠹靡容如春着物枯瘁徧蒙鉅需

殷徭民不知擾新修舊館民不知勞學政有緒多士
興慕蔀屋窮閭俱歌來暮方期六載永戴特怙天高
鬼惡我民無祿黃梁未熟白雞已促鶴髮在堂嬌兒
在膝平生弟兄如手如足捨之不顧神理冥漠篋無
餘衣家無餘蓋妻子呼寒四壁如洗身後公評益著
清白婦孺厮隸如悲親戚人言末路感化難冀以今
觀之但見其易勒石道周以寓哀思他時幾人淚墮
興悲衰朽餘生偏承惠私切磋講咨視以友師托契
忘年誰主誰賓舟移壑空使我傷神丹旄北風載歸
翩翩四尺高封知在何阡車過腹痛可驗他年力病

同春堂集卷之四
來奠公諒我誠一盃告訣淚落泉迸嗚呼哀哉

祭孀女羅氏婦文

維崇禎歲次壬寅八月辛丑朔二十七日丁卯卽孀
女羅氏婦發引之期其老父病未往訣使孫炳文炳
夏等操文告于柩前而哭之曰嗚呼哀哉傳曰人生
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也使汝至此皆我之罪也尚復
何言尚復何言以汝純明爽哲之資懿淑端裕之行
理宜蒙佑於神天而其薄命乃如許是則不能無憾
於天地之大古人所謂理者不可推神者不可恃殆
爲是設耶自汝爲孀其欲養汝于家相依爲命父子

之情庸有極乎而勢有不能得者汝嘗謂我曰生而
無益不如死之爲安吾每語之曰吾在汝何敢死也
且汝欲爲所天立後則必汝在可爲也蓋汝自爲孀
之初已有自決之計累爲家人所救吾常慮汝此心
常在故爲此語以解之至今十餘年間忍而爲生吾
謂汝以吾言爲信而今遽至此何其只自計而不計
老父與老舅姑耶汝之心必以娣婦生男則將取爲
後夙宵一念耿耿於此而累產皆不得男則以爲吾
生已久尚復何待遂決自靖之計餘不暇顧吾常以
汝爲孝友和裕通達事理一心倚仗不下於汝兄以

同春堂文集卷之十九
今觀之其偏而不通抑何甚歟自汝之從海衙歸卽欲搬來相見日夕何可忘也只緣家貧無馬有計未成汝書亦以七月汝慈之忌爲期適汝兄爲邑宰上去吾令來時搬汝以歸屈指以待而汝兄朝到汝家汝已夜死矣汝之不思老父又不待兄行厥故何其汝弟孱貧自失汝慈視汝猶慈汝亦視弟猶子吾常喜之而今皆無復顧戀自昔忠臣烈婦志既有定則勇往必遂無所顧前後雖不合於中道而亦自成就得一箇義字從古則然吾於汝獨何恨焉惟其使汝至此默筭終始皆余之罪古語云雖云天數人事有

以致之念及於此哀腸自然寸斷奈何乎哉奈何乎哉噫以汝之志槩風烈生爲男子則所以繼吾家聲豈不益遠而且大雖不幸而爲命薄婦人若少遲其死來養吾餘年則吾之暮境身心豈不少安而今皆不能得則無非我福過罪積見怒神天之致尚復何說聞汝入地有期而吾老且病且拘形勢不得往訣汝兄亦以公故不得往獨令汝姪輩往此又人理之所不忍處汝慈之棄我而先殆將十載于茲吾常悲之自今觀之冥然漠然無所識知吾所甚羨汝於泉下倘拜汝慈須致我此情雖然吾衰甚矣餘日無幾

不知泉裏團圓果如此生也否是不可幾也言有盡而情不可窮汝之英靈尚可鑑諒

祭亾子文

維崇禎歲次甲辰十月十五日癸酉卽亾子正郎發引之期也前一日老父因其祖奠痛哭而告之曰古語云至情無文至哀無辭吾於今日更有何文更有何辭但自號天而長慟願速溘然無知而不可得也此實余福過罪大見怒神天垂死之年遽作無子之人尚復何言尚復何言汝之死也行路之人亦無不傷嗟而悼惜之况余之心其何以爲堪天乎天乎痛

矣痛矣汝之疾沉綿殆過半歲而從容調攝以竣真元之自復未嘗以嘆患之色一加於妻兒此則吾所不能心常歎賞亦未嘗以一死字說到我耳汝之欲慰我心可謂至矣而吾常謂汝稍解醫方病雖深必無死憂以是爲恃一夕團圓相話之際汝妻言曰今冬嫁女明春醮子吾家大慶也余曰果爾則其大慶不但在於嫁女醮子而已兩言皆欲寬慰汝病懷而汝忽泫然流涕而不能已余於是始疑汝雖不以死字爲說而自知病之終不能起也然猶一念每望其回蘇此則吾之暗處也追思凡百五內若割臆孰知

同者堂集卷之九
人事之至於此耶吾不知數之脩短一定於稟氣之初天亦不能移易於其間耶抑醫治護養之不得其當而人事之未盡者或有以相參耶是未可知也余平生抱病若不保朝暮而不知何故延到今日汝母先逝年前又忍見汝妹之死吾之情事曷有其極而猶自忘哀而寬意者以汝之在故也今汝遽夭於吾死之前吾復何恃而少寬吾心耶吾之在世應亦不久古人所謂其幾何離者此可以自寬而第未知泉裏團圓之樂果如此世界否恐不能然矣亦復奈何亦復奈何今年是汝母生歲周甲汝於病中每切愴

感屢請於我願設別祭於墓所余謂禮家之所不許不宜創始當爲汝設行時祀於是日矣汝母諱祀又迫汝於病中料理祭需其至誠懇惻感動傍人而兩祭俱不及行矣天乎天乎痛矣痛矣公山舊校之基是汝平日所愛樂願圖得而遷奉汝母之地也及今諸儒許用之其地雖不免傷破而山川秀麗體勢妙雅實鮮其比補而掃之覺甚淨佳吾甚愛之尤庵亦每勸用明日將率汝向其地過宿鳴灘廿六甲申寔是葬期汝其毋疑毋懼隨余好往千秋萬歲體魄永寧豈勝幸甚鳴灘之山毀言雖多吾誠樂之無動意

亦未知日後人事之更如何耳鳴山過宿是亦不可
忍之痛而魂氣固無不之兩地相去又不甚遠何必
深恨汝可自寬第未知汝慈此日地中之懷如何也
悲哉悲哉噫今日所望只在於汝之諸子亦未知果
能成立如吾與汝企望之心耶實係於命與數吾父
子何能容力今日是聖兒生日其妻持酒饌兼行祖
奠此婦與敬兒汝之病中所思想欲見而未及者汝
其知耶不知耶淚落濕字欲言而止汝若有知亦不
忍聽余言矣天乎天乎汝其享之

祭任察判義伯文

維崇禎歲次丁未六月甲戌朔某日干支恩津宋浚
吉竊聞亡友工曹察判今是堂任公之櫬遠自漢城
來窆於德山之伽椰洞謹遣孫兒炳文以酒果之奠
替酌于柩前而方病昏憤不能作文以抒情噫至哀
無言至情無文何必言之亦何必文之倘於未死之
前得遂懸劔之懷仰惟英靈庶鑑此衷

祝文

禰祭祝文

今以季秋成物之始適丁顯考降生之辰感時追慕
昊天罔極敢以清酌庶羞祇薦歲事

曾祖妣端人完山李氏墓告文

維崇禎六年歲次癸酉六月辛酉朔二十日庚辰曾孫宣務郎童蒙教官浚吉敢昭告于顯曾祖妣端人完山李氏之墓惟我曾祖妣托葬於此今已百年餘矣時移事遷尚未歸窆道路既遠子姓又替以致香火不舉樵牧不禁諸孫不孝之罪至此而益無所逃言念幽明實切愴咽浚吉獲荷餘休幸霑祿位來掃封塋薦其時羞伏惟恩靈如在尚賜歆格

重修正寢時祭土神文 癸未

伏以浚吉積病沉痾十年于今違離舊家又已八祀

業破家散慚悶俱深茲消吉辰遂謀重葺就後新地稍變負抱先改舊祠制遵五架式陳菲薦敬告其由惟神顧歆庶賜庇佑垂之後裔永奠厥居

高祖考宣務郎府君墓暨石告文

維崇禎歲次癸巳正月戊辰朔二日己巳孝玄孫成均生負承吉等敢昭告于顯高祖考宣務郎府君顯高祖妣空人完山李氏之墓恭惟我府君不幸蚤世名不登於太史氏且家乘無徵府君夫人潛德懿行生歿歲月俱無得以考焉幽明之間愴恨無窮頃歲玄孫浚吉採拾耆老流傳且記世系子孫撰成行狀

一通乞銘於清陰先生金相國尚憲勒石鐫磨浚吉書而其子光棫篆石面大字則乞筆於慎獨先生金公集又刻子姓暨祭田於石隅以爲久遠之圖經紀累歲工纜告訖茲於今日去舊小標易以新碣庶幾少慰幽明愴恨之懷惟是歷世旣久遺風已遠傳聞所記理多闕誤無以闡揚潛懿昭眎後來爲可悲愍謹用浚吉所蒙恩頒剛鬣兼以時羞清酌敬告厥由伏惟恩靈如在尚賜歆格

先祖雙清堂府君墓暨石告文

癸巳

月日干支六代孫折衝將軍前僉知中樞府事希命

等敢昭告于顯六代祖考雙清堂府君顯六代祖妣安人安東孫氏之墓惟我祖考高風峻節足以聳動千古潛德懿行足以表範後嗣祇今數百餘禩舊堂歸然雙清如昨子姓繩繩家聲彌大積善餘慶其於是乎徵矣惟是墓道尚闕顯刻無以表示於今與後雖云已緩蓋亦有待向歲諸宗姓合議使七代孫浚吉據墓表小記兼採堂記諸文字參以家乘所載故老所傳撰成行狀一通乞銘於清陰先生金相國尚憲乞筆於慎獨先生金尚書集使浚吉篆之勒石以鐫且刻子姓近而顯者數千於石陰則亦浚吉筆也

同春堂文集
舊表大字磨泐已甚別治小石以易之書以八分則
浚吉之子光拭筆也內外雲仍齊心協力經紀累歲
工纜告訖茲於今日豎大碣於墓西數十步許小石
於墓前將舊表磨泐者埋於墓側庶幾有以闡揚風
誼昭示永久使子子孫孫瞻慕義墻勸忠勉孝以無
忘我祖考垂裕錫衍之意此固寒門一大奇事祇是
歷世既久文獻難徵掇拾記聞理多缺漏幽明之間
不勝愴切惶懼之至敢用清酌時羞敬告厥由伏惟
恩靈如在尚賜歆格

先祖雙清堂府君墓豎石時告土神文 癸巳

月日干支宋希命等敢昭告于土地之神惟我六代
祖考雙清堂府君六代祖妣安人安東孫氏托體於
茲殆將數百年餘矣維時保佑實賴神休茲者乞銘
於清陰金相國尚憲乞筆於慎獨金尚書集伐石以
鐫經紀累歲工纜告訖且改墓前小表今將并豎惟
爾有神尚克陰護於千百年毋或弊壞謹用清酌時
羞敬告厥由

先祖妣柳氏旋閭後墓所告由文 癸巳

惟我祖妣懿行貞節卓絕今古揆之令甲合有旋褒
因循埋沒蓋三百年幾歲孱孫羞上遺阡頃嘗合謀

以告縣庭申諸方伯遂聞朝廷宗伯論奏大臣獻議
聖上嘉賞追典亟賜稽令誡例田租又減恩崇禮
隆允矣無憾厥初始議事在久遠咸懼無徵未遂情
願訊之遺考考之碑碣亦有後孫昭蹟留實事有暨
晦理無終寒聲扶世教光覆後昆白達之村舊址猶
存作門其前以章 恩命始事之初告由哀省伏惟
尊靈正直聰明彌久不昧庶幾歆聽

赴召時家廟告文

丁酉

數年以來 恩召繹續以至今歲 異渥隆禮更越
尋常有非微末賤臣所敢承當雖藉祖考積慶餘庥

顧念涯分豈勝惶隕不獲已擬欲赴謝陳情而退將
以今初四啓行唯是時事艱虞莫保朝暮才學謏淺
衰病又甚將何以副上下之望慰遠邇之心所恃恩
靈昭顧必能隨事默佑俾不底大段狼狽以墜家聲
不勝千萬之望茲因朔祭敢告情由

家廟焚黃時改題告文

庚子

孝孫浚吉祇奉 教書追贈顯祖考通政大夫行林
川郡守府君為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
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顯祖妣令人廣州李氏為貞
夫人顯考通訓大夫行榮川郡守府君為資憲大夫

同善堂先生集
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檢府都檢管顯妣
令人光州金氏爲貞夫人亡室 贈淑夫人晉州鄭
氏爲貞夫人敢請神主改題仍行焚黃之禮

焚黃祭告文

維崇禎歲次庚子五月乙卯朔十九日癸酉孝孫正
憲大夫議政府左叅贊兼成均館祭酒浚吉敢昭告
于顯祖考通政大夫行林川郡守 贈嘉善大夫吏
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檢府副檢管府君
顯祖妣 贈貞夫人廣州李氏顯考通訓大夫行榮
川郡守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義禁府事五

衛都檢府都檢管府君顯妣 贈貞夫人光州金氏
亡室 贈貞夫人晉州鄭氏浚吉曾忝嘉善大夫司
憲府大司憲兼成均館祭酒 世子侍講院贊善奉
己亥三月日 教書贈顯祖考爲通政大夫承政院
左承旨兼 經筵叅贊官顯祖妣爲淑夫人顯考爲
嘉善大夫吏曹叅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檢府
副檢管顯妣爲貞夫人亡室亦從夫職爲貞夫人後
忝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成均館祭酒奉己亥十一
月日 教書加贈顯祖考顯考爲今官今日改題焚
黃明日仍薦歲事承籍先休際遇 兩朝恩超今古

榮動幽明唯是音容日遠追養靡從既幸且悲摧咽
難勝謹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家廟告文 庚子

浚吉猥承遺慶際遇 兩朝遭讒退歸 恩眷不替
今又自 上委遣掖庭人寄語存問且賜各種食物
藥餌無非先德餘麻獲此曠世 異渥愴慕感惕於
是尤至惟是涯分濫越報答靡由惶愧悚灼若無所
容茲因臘絜敬伸奠告惟冀歆佑永保家族謹告

先考妣墓破土還封告文

月日干支孝子浚吉從宦在朝謹使子光祚敢昭告

于顯考某官府君顯妣某封光州金氏之墓先妣塋
域覺似傾圮今已數年茲欲遷附於先考之墓曾以
今月廿八日擇吉前月廿一日已告事破土矣 聖
上以浚吉病孱當寒不可遠行仍為哀違之舉 面
諭懇惻必使退期浚吉亦身有病患不得強請以歸
不獲已將竣後年改為擇吉所破舊土今姑還補敢
以酒果敬告事由

先考妣墓改封告文 壬寅

昔歲先考之葬也擬遷先妣墓以附而既從卜人言
遲以後年頃歲以來一岡左邊自上自下俱有偏傾

同春堂文集
之勢而先妣塋域尤有瀕危不安之慮初欲於今日
動墓以遂始願經紀已久而地家諸說既非一端親
黨羣議亦多異同重惟奉安魄靈歲月滋久遷動之
舉不翅重大如非萬不獲已有不可容易兼且浚吉
衰病已甚恐不堪將事百爾思量竟不免停止但就
兩墓改築而改莎墳塋形制亦當變更且待明春大
加補土於岡左以防日後崩圯之患唯是誠孝淺薄
無以感通神明不知幽冥之中父母之心又果以爲
如何憂懼煎迫夙宵靡寧敢以清酌時羞敬告事由
謹告

曾祖考妣墓暨碣告文

癸卯

恭惟我曾祖考華質高才歛藏早塲曾祖妣淑行懿
德垂裕後昆祇今數百年間子姓繩繩孱替雖甚衣
纓不絕曾孫浚吉奉承先訓猥叨宰列推恩得 贈
府君與夫人莫非我祖先積善餘慶有以致之頃歲
請撰幽堂之誌于慎獨齋文敬金公集已埋於墻南
碣銘則故太學士疇庵鄭公弘溟所撰其書則浚吉
拙筆而其篆額則今太學士金公壽恒所寫碣面大
字則玄孫尼山縣監光祚所書也經營累歲今日始
將樹立於墓右階前隨地勢也數三世未遑之事至

是而似無遺憾伏惟尊靈如在垂休錫羨益啓後人以大門戶豈勝幸甚敢以清酌庶羞敬告事由

殤姊墓告文 丙午

惟我姊氏生稟異質不幸早夭托葬外塋未隨於父母兆域尤可愴痛吾生斯世奇譽已甚早失怙恃且鮮兄弟又喪獨男家世零丁茫茫穹壤痛寃靡窮疾病少暇來省墳塋歲久崩圯駭目驚心添土改莎且奠酒果惟爾有靈尚克歆止

祖考妣墓暨石告文 戊申

浚吉猥叨卿班得 贈祖考妣如式敢別具一小石

刻 贈職諸銜略記事實於其陰今日開土隨臺蓋役訖暨之於兆左階下并伸虔告

先考妣墓暨石告文 戊申

昔歲戊辰請得清陰金文正公文字刻立於墓前而石品麤劣祇今四十餘年已苔蝕缺漶殆不辨字畫不獲已更求江都新產之石一依舊文移寫改刻去故而用新將立於兆左階下今日開土廿五日清明將立之且加蓋簷又別具一小石刻 贈職諸銜宋貳相時烈記其後不肖孤又以八分寫之將立於兆右階下唯其役未易就不免長弟訖事曾所立望柱

石地窄石多將欲去之茲敢并告事由

先考妣墓暨石後告文 戊申

大碣及小標安陰產者今日幸已樹立唯小標蓋簷當竣訖造追加之敢以酒果用伸虔告

曾祖妣 贈淑夫人完山李氏墓暨碣告文 幟

浚吉病螫遠鄉人事推遷未得展省忽忽十年餘矣今幸承召赴朝得蒙恩暇來掃封塋兼以故太學士鄭公弘演所撰文字浚吉手寫者刻諸小碣暨之墓道之東南又蒙 聖上優禮特命備給澆奠床榮動幽明感泣亡涯茲敢備告端由伏惟恩靈尚賜歆格

曾祖考妣廟告文 家廟告文 同○己酉

今以五代孫炳遠幸然生負試三等第二十二人奉承先訓獲陞國庠餘慶所及不勝感愴曾孫浚吉前秋赴朝今幸蒙恩許歸兼率孫兒新恩而來敢以酒果用伸虔告

祖考妣墓告文 考妣墓告文 同○己酉

浚吉前秋承召赴朝衰病轉甚累乞骸骨適以第三孫炳遠幸然生負試三等第二十二人奉承先訓獲陞國庠餘慶所及不勝感慕依例請暇率歸榮墳蒙荷 聖明許副情願宣醞給馬兼賜澆奠床以侈幽

明恩榮罔極愴感亾涯敢具事由用伸虔告

亡室 贈貞夫人晉州鄭氏墓告文 己酉

今以第三孫炳遠幸然生負試三等第二十二人余亦前秋赴朝今幸蒙恩許歸兼率新恩來榮墓所念及存沒悲喜愴恍靈如有知想同此懷謹將官奠備告事由

亡子正郎墓告文 己酉

月日干支老父昭告于亡子正郎之墓今以第三孫炳遠幸然生負試三等第二十二人老父前秋赴朝今幸蒙恩許歸兼率新恩來榮爾墓悲喜交至愴恍

亾涯聊將官奠一酌以告

先考妣墓祭祀文 庚戌

浚吉今歲暮春承召赴朝前月念後謝病而歸蒙荷聖上眷遇異常 特命題給澆奠床年年榮賜感動幽明茲因節祀用侈 聖恩無非餘慶所及昊天罔極伏惟恩靈尚賜歆格

弟墓暨表告文

維崇禎歲次庚戌八月乙酉朔某日干支弟具官浚吉謹遣孫炳文昭告于亡姊處子恩津宋氏之墓惟我姊氏托葬於外氏先塋日月既久勢難遷近於父

母兆側人事悲切異時年代益遠丘壠將平又誰有辨認者為是之懼敢具一小石以表之略記世系事實於其陰今日將樹於墓前惟爾英靈倘垂鑑諒千秋萬歲維其永寧敢以酒果用伸虔告謹告

石潭書院追配牛溪先生告由文

院以朱夫子主享○辛丑

海東雖陋猶幸沐浴夫子之教得尋沫泗之緒得免夷裔之歸於戲受賜其大矣有若文正趙公文純李公文成李公迭起於數百年之後千萬里之外相與講明夫子之道以承前緒而牖後學肆已與從享之列矣有與李文成生並一時志同道合者曰文簡公

成渾後生小子咸謂齎食明宮在不可已茲於今日以文簡成公配享於西序第二位敬薦明禋式告事由

龍巖書院釋菜祝文

致澤之業繼開之功會萬歸一日揭吾東栗谷承家大業麗澤深功斯文未喪百代攸宗牛溪純誠之學授受之真崇禮敦仁啓佑我人沙溪

安城道基書院釋菜祝文

院特抄

德盛道尊仁深禮崇遺風餘化惠我羣蒙

新昌書院釋菜祝文

院享浦渚趙相公

同春堂先生集

仁及於物孝移爲忠斯文有師永表吾東

同春堂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